



秉承清廉家风的刘锶之

□李金科

以刘统勋、刘墉为代表的清爱堂刘家，在清代久负盛名，曾创造了五世蝉联进士、父子祖孙翰林、三世一品的诸多辉煌业绩，刘统勋之孙刘锶之亦负清廉之名。

刘锶之（1762年～1821年），字佩循，号信芳，清代诸城逢哥庄（今高密市注沟社区逢戈庄村）人，乾隆进士，历任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，官至太子少保、吏部尚书，卒谥“文恭”。

刘锶之出生于科宦世家，曾祖刘槃，康熙进士，官至四川布政使，是清代著名廉吏。祖父刘统勋，雍正进士，官拜东阁大学士。父亲刘堪为刘统勋次子，不幸早卒，刘锶之自幼由伯父刘墉抚养成人。

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年），乾隆皇帝追念刘统勋功绩，钦赐刘锶之为举人。

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年）中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为清代清爱堂刘家的四位翰林之一。

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年）五月，授检讨，次年二月大考二等，补侍读。

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十二月，升侍讲学士。

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十一月，稽查觉罗学。

嘉庆三年（1798年）大考二等，转侍读学士，充顺天武乡试副考官。

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正月，提督浙江学政，十月，补詹事府詹事，仍留学政。

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四月，擢内阁学士，兼礼部侍郎衔，仍留学政。

嘉庆六年（1801年），任满回京，其后补授兵部右侍郎，又转左侍郎。

嘉庆九年（1804年）正月，提督江苏学政，迎养祖母颜氏于江阴学署颐养天年，六月，调补吏部右侍郎，仍留学政任。乾隆间，颜氏曾随庶子刘墉两次就养于江苏学政衙署，至嘉庆九年，年已九十。七月，八十五岁的刘墉奉旨为庶母九十生辰祝寿，嘉庆帝御书“萱辉颐祉”赐之，被江南文士称之为“称觴盛事，从古未有”。刘统勋得意门生赵翼赠诗：“接武两朝贤宰相，疏封一品太夫人”。当时公卿赠贺寿联云：“帝祝期颐，举朝祝期颐，合三代之门生，亦共祝期颐，八座恩荣昭海内。夫为宰相，哲嗣为宰相，备六官之文孙，又将为宰相，九旬福曜荫江南”，一时传诵大江南北。

嘉庆十年（1805年）正月，调补户部右侍郎，兼管钱法堂事务，五月，教习庶吉士。

嘉庆十二年（1807年），充顺天乡试监临，出任顺天学政。

嘉庆十四年（1809年），以祖母老病，奉旨回京奉养，充殿试读卷官。

嘉庆十五年（1810年），外任浙江乡试正考官，提督江苏学政。

嘉庆十六年（1811年），补授兵部尚书，召回京。

嘉庆十七年（1812年），署理刑部尚书，次年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，奉旨在紫禁城骑马。因缉捕天理教起义首领林清党羽，加赏太子少保衔。

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正月，署理刑部尚书，二月因母七十生辰，赐御书“贞寿延祺”。四月充殿试读卷官，六月补户部尚书。

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年）三月，署理吏部尚书，四月充殿试读卷官。九月，因二月以来仅奏粮价一折奉旨飭问，因“强词饰言、冒昧搪塞”革职，奉旨加恩降为侍郎候补。

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年）五月，署兵部左侍郎，六月，兼署刑部左侍郎。八月，充顺天乡试副考官，十月，命赴福建查办案件，十二月，调任都察院左都御史。

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年），兼管顺天府尹，复赐紫禁城骑马。

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，任兵部尚书，复加太子少保衔，调吏部尚书，充经筵讲官。

道光元年（1821年）卒，加恩赏给陀罗经被，赏银五百两经理丧事，并恩荫长子兵部员外郎刘喜海服阙后以郎中补用，次子刘华海赏给举人，赐祭葬，赐谥“文恭”。

刘锶之秉承优良家风，为官清廉。道光皇帝称赞：“人颇明白，遇事亦尚敢言。”咸丰《青州府志》载：“京师为天下汇聚之区，人事揉杂，锶之廉静自飭，不动声色，而请托贿赂之风以绝。”其任江苏学政时，竟因窘迫以裘衣典于当铺。其门生张鉴在《紫藤花歌呈刘师》中称颂说：“吾师居官食冰雪，门多问字无麴车。”



藤架下的甜夏

□程瑞

盛夏骄阳似火，滚烫的热浪蒸腾着街巷，空气中浮动着急燥的气息，聒噪的蝉鸣从清晨持续到日暮，层层叠叠涌入耳畔，让人心里烦闷不已。在这燥热喧嚣的夏日里，唯有老家小院的葡萄藤架，独自撑起一片温润清凉，静静珍藏着我一整个童年的温柔与甘甜。

藤架是爷爷多年前亲手搭建的，朴实却格外坚固。粗壮的木棍交错相依，稳稳伫立在小院一隅，纤细的葡萄藤蔓顺着支架一寸寸奋力攀援、缠绕、伸展。年复一年，日晒雨淋，藤蔓愈发粗壮遒劲，枝叶也愈发繁茂葱茏。盛夏时节，浓密的绿叶层层叠叠交织簇拥，密密匝匝织成一项天然的绿帐篷，将毒辣的烈日尽数遮挡。刺眼的阳光穿过层层叶隙，化作点点细碎金斑洒落地面，随风轻轻晃动。微凉的清风拂过院落，叶片沙沙作响，温柔又治愈，外界的燥热与喧嚣被远远阻隔在外，藤架下自成一方静谧安逸的清凉天地。

午后，是藤架下最温柔惬意的时光。结束一周紧张忙碌的学习，回到久违的老家，我总爱搬一把小竹凳静坐于藤架下休憩。爷爷会提前摘下一串饱满圆润的葡萄，放进冰凉的井水中冰镇降温。洗干净的葡萄带着晶莹剔透的水珠，青翠饱满，惹人喜爱。咬开薄薄的果皮，清甜细腻的汁水瞬间充盈整个口腔，沁人的凉意从舌尖直达心底，瞬间驱散了连日刷题的疲惫与内心的浮躁。爷爷坐在一旁老旧的藤椅上，轻轻摇着蒲扇，慢悠悠说着家常琐事、田间趣事。低垂的藤蔓随风轻轻晃荡，偶尔几颗熟透的葡萄悄然滚落地面，拾起擦去尘土入口，又是一份突如其来的清甜惊喜。

闲暇午后，儿时的伙伴也常常相聚在藤架之下。我们并肩而坐，分享冰镇清甜的葡萄，肆意畅谈校园里的趣事与生活中的喜怒哀乐。此刻没有繁重的课业压力，没有无休止的催促与焦虑，只有徐徐清风相伴，淡淡果香萦绕周身。我们踮起脚尖伸手摘取枝头的鲜果，藤蔓轻轻摇曳，细碎的光影在我们身上不停跳动、流转。偶尔恰逢夏日阵雨，雨点密集地敲打在翠绿的叶片上，簌簌作响，茂密厚实的藤架稳稳庇护着躲雨的我们。躲在清幽绿荫里听雨观景，所有的焦躁与烦闷都随雨声烟消云散。



升入高中

后，学业日渐紧张，节奏愈发紧凑，回乡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整日埋头题海，被堆积的试卷和紧绷的节奏压得喘不过气时，我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飘回老家那质朴的葡萄藤架。我忘不了绿荫下的清爽，忘不了井水冰镇葡萄的清甜，更忘不了爷爷温柔从容的话语。这片小小的藤架，收纳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，也悄悄沉淀成我成长路上最柔软的底气，给予我直面压力与困境的力量。

夏日匆匆流转，岁岁年年，小院的藤架依旧枝繁叶茂、绿意盎然。藤架下的甜夏，甘甜的不仅是唇齿间可口的葡萄，更是藏在时光里温暖的亲情、纯粹的童年与岁月的温柔。这份独属于盛夏的美好深深镌刻在心底，如一缕绵长清风，在我迷茫疲惫之时，轻轻抚平心绪，时刻提醒着我：烟火生活里，处处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柔与甘甜。

这座山亮了

□朱建霞

夕阳斜照溪谷
草木接住了这层柔光
鸟鸣停在帐篷檐角
怕惊动一场久别的重逢

在 高处，西望符山水库
落日铺展一湖金浪
峰峦叠影，浸在漫天霞彩
天地静穆，只有晚风在轻轻吟唱
这一刻，美到让人忘了时光

夜幕降临，萤火虫循着暮色飞来
不是惊扰，是归返
它们，提着小小的灯盏
轻轻掠过叶片、石缝与空地上的秋千

为我们检验露水是否甘甜
检验月光
是否依旧愿意，为你我停留
检验人间的烟火，是否
如往昔般轻柔

它们不说话，只一闪一闪地
用微弱的光芒
把这座山慢慢点亮
照亮溪水、草木
还有帐篷里的人们

点点光亮，缓缓落进
一颗颗温热的心上
驱散尘嚣，抚平奔波与慌忙
让安宁与欢喜，在心底静静生长

整座浮烟山就这样亮了
在溪谷密境里
萤火与晚霞相拥，星光与灯火交融
我们坐着，不说话
就已经，拥有了最干净的人间